

宗教研究文集



上海市宗教学会编

1982年9月

可喜的开端(代序)

罗竹风

宗教是一种社会历史现象，属于意识形态领域。在人类历史上，宗教出现很早，起初主要是自然原因，后来是自然原因和社会原因相交错，现在则偏重于社会原因。不管是什么原因，都是人类无能和无告的结果。只要还有所“反映”，即使虚幻、倒置也好，宗教就会存在下去。它将在什么时候消亡，具备了什么条件才能消亡，恐怕谁也说不清楚。

有人认为愚昧落后是宗教产生的根源，那么，在卫星上天，科学极端发达的美国，早已突破了《创世纪》上帝创造万物的神话，宇航员为什么还相信宗教呢？还有人说，宗教是贫困所导致的，百万富翁又为什么要信神拜佛呢？所谓“傻子遇到了骗子”即产生宗教的说法，显然也是站不住脚的。特别在社会主义社会，宗教仍然存在，这又当怎样解释呢？因此，企图把人类在各个不同历史阶段，作为一种社会意识形态出现、存在的宗教现象，归结为简单的原因，都是不能说明问题的。

人类历史经历了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这四类社会形态都存在着形形色色的宗教。即以现在而论，有的国家几乎是全民信仰宗教，有的国家信仰宗教的人占大多数，有的国家少些，但仍占人口相当比重。在社会主义社会，宗教不但仍然存在，而且局部还有发展。这是我们遇到的新问题，值得认真探讨。

中国是多民族组成的，汉民族人数最多，所占空间和人口相比是不相称的；几十个少数民族却是另外一种情况，地广人稀。就宗教信仰而言，则恰恰相反，少数民族大半都信仰某种宗教，民族和宗教揉合在一起，难解难分。例如维吾尔族与伊斯兰教的关系、藏族与喇嘛教的关系，就是最好的例证。因此，处理民族关系必然牵涉到宗教问题，绝不能粗枝大叶或等闲视之。汉民族人民信仰宗教的只占绝对少数，在不信的当中有如汪洋“孤岛”，这种特殊现象很值得我们注意。中国的伦理道德观念冲淡了宗教的狂热，历史从来未出现过所谓宗教战争。至于农民战争往往以民间宗教作为凝聚的纽带，两者的关系，也值得探索，但这毕竟是另外一件事情了。

在纷繁杂乱的国际事务中，宗教也是不容忽视的因素：天主教罗马教皇为什么一反常规，现在由一个波兰红衣主教担任呢？伊朗的教权主义者属于伊斯兰教的十叶派，一向是受逊尼派压制的；一旦掌权，便表现出它的极端狂热性，从而影响到国内的政治制度和对周边伊斯兰国家的关系。波兰是由共产党执政的社会主义国家，由于居民信仰天主教的人数约占全民的85%，早已形成一种潜在的政治力量，对波兰国内政局产生一定影响。勿庸讳言，如果对宗教无知，就难以理解一些国家错综复杂的政治情况。

因此，加强宗教研究，确有必要。不管是国际的或国内的，也不管是从什么角度和领域，研究工作应当加强，而且是多方面的。不妨以比较宗教学的方法对汉民族宗教进行探索；对各宗教流派也可以作历史的分析，从而掌握其发展规律。此外，如教义学、宗教组织、宗教人物、农民战争与宗教的关系，以及宗教对于各方面的影响等等，都有必要作专门研究。但是研究的态度必须端正，研究的目的性必须明确，研究的战略重点也必须突

出。

我认为从实际出发,联系中国的现状,研究社会主义新中国的宗教问题,是当务之急,也是时代所赋予我们的急迫任务。

在社会主义社会,为什么还有人信仰宗教呢?宗教的社会基础是什么?除一部分与宗教从历史上有血缘关系的老年人之外,为什么还有青年人相信,而且信得相当虔诚呢?如果以宗教教义作为动力,使信徒为社会主义“四化”建设做好事,有的成为劳动模范,有的成为先进工作者,面对这种现实,不信宗教的更多数人应当抱什么态度?团结宗教信仰者的基础是爱国主义,在当前,爱国主义又具有哪些新的内容?爱国主义对于宗教信仰者会发生什么影响?作为纯粹意识形态范围内的宗教信仰,对社会主义新中国将起什么作用?中国基督教的“三自”爱国运动对国内和国外的影响,宗教在国际统一战线的地位等等,都是值得认真研究的新课题。

新情况和新问题,不可能有现成的答案和结论,必须依靠我们根据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运用科学方法,从大量的材料中加以分析、归纳,才能掌握其自身所固有的规律。理论联系实际的中间环节是调查研究。通过调查研究,掌握大量资料,便可有的放矢,把问题弄得水落石出。如果能够掌握五百个关于宗教信仰者的实例,对他们的信仰动机、思想活动、宗教感情以及从宗教角度出发对客观世界的反映等等有所了解,便可探索这些人的行动归宿和他们对共产党的态度。窥豹一斑,从而对社会主义社会的宗教问题具有初步的感性认识。

在社会主义社会,宗教信仰者不管人数多少,它是客观存在,不以任何人的意志为转移。对待宗教信仰者,应当采取什么态度,这是党制订方针政策的依据。绝不能用行政命令的办法,妄图过早地消灭宗教;也不能愚蠢地在人民当中用信不信宗教

来划分界线。如果这样作，那只能事与愿违，走向它的反面。唯一的办法是承认并重视这种客观存在，从团结的愿望出发，制订宗教信仰自由的政策。宗教政策的实质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信仰宗教的自由，政府保护正当的宗教活动。宗教信仰者只要爱国守法，政府就一视同仁，并受法律保护，享有信仰自由的权利。至于超出宗教信仰自由范围之外的一切非法活动，那就又当别论了！不管什么人（信仰宗教和不信仰宗教的）犯法，都要加以惩处，法律面前一律平等，这是毋庸置疑的。

因此，对过去执行宗教政策的情况应当总结，“左”的错误必须纠正。根据实事求是的原则，把宗教政策奠定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原则的基础之上。天地是广阔的，似乎不必前怕狼，后怕虎，把自己的手脚束缚住，以至寸步难行。

粉碎“四人帮”以后，同其他各条战线一样，对宗教界也有个落实政策问题。纠正“左”的错误，正确地贯彻执行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对教徒进行爱国主义教育，随时警惕帝国主义的渗透和敌对分子的破坏，这是政府和教徒双方应负的责任。

现在研究宗教的空气浓厚了，人数也逐渐多起来，这说明学术界已开始重视这门学科的现实意义，这是一种可喜的现象，应当坚持下去。今年三月间，上海宗教学会成立，参加的会员有一百八十多人，这标志着新的里程已经开始。学会以研究宗教为目的，在成立大会上，收到了几十篇论文，现在所发表的只是其中的一部分。这是初步的收获，一方面是历史的记录，一方面可供研究工作者作参考，从而推动宗教学向前发展。孩子走路，第一步总是困难的；但接着就可以迈出第二步、第三步以至无数步。

今后希望有人在“社会主义社会的宗教问题”这个总题目下，通过调查研究，能够真正做出具有现实意义的成果来。当

然,也绝不排斥其他方面的学术研究。学会的灵魂是双百方针,通过自由讨论,取长补短,必然会有更多更好的学术论文出现。我们殷切地期待着。

1982年9月9日在青岛

在上海市宗教学会成立大会上的发言

冯 契

上海成立宗教学会这件事已经酝酿很久了,我没有参加什么工作。不过一直是在精神上表示支持的。现在学会终于成立了,这是一件大喜事。因为研究宗教确实十分重要。特别是在上海,早就应该成立这么一个学会。上海,宗教资源丰富,国际交往频繁,比起全国其他地方来,研究宗教更为必要。现在学会成立,我感到很高兴。下面谈点个人感想。

马克思主义者认为自己的世界观是唯物论的,但是,马克思主义者从来认为宗教现象是个很重要的社会现象和意识形态,需要进行科学的研究。这个领域,恩格斯作了些研究,也有其他一些马克思主义者作了些研究,但是总的来说,把宗教作为科学对象来进行研究,为建立马克思主义的宗教学来进行研究,只能说刚刚开始。研究宗教这个社会现象确实非常重要。从世界范围来说,它的重要性是很清楚的。在许多国家里,宗教很盛行。就我国来说,这也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我到过几个地方,如厦门的南普陀寺,那里烧香拜佛的人非常多。好多地方有这种现象,值得研究。国际交往中,接待外宾,也常会谈到宗教问题。他们很关心上海这个地方的宗教信仰怎么样。我们社会中的许多青年,也在讨论这个问题。例如,有个青年要信教,我问他为什么?他说精神上可以得到安慰。还有个青年对我说,信教的人

宗教研究文集

目 录

可喜的开端 (代序) 罗竹风 (1)

谈谈宗教研究的重要性 冯 契 (1)

——在上海市宗教学会成立大会上的发言

关于宗教研究的几点粗浅想法 郑建业 (5)

——在上海市宗教学会成立大会上的发言

宗教研究小议 杨廷福 (14)

——在上海市宗教学会成立大会上的发言

佛教哲学中有没有无神论和唯物论的因素

..... 严北溟 (18)

略论中国近代史上的传教士问题

..... 顾长声 (29)

洛克的宗教观 尹大贻 (37)

略论我国近代学者对于佛学研究的

主要倾向及其成就·····	苏渊雷	(47)
试论谭嗣同在维新运动中的佛学思想		
·····	高振农	(60)
论太虚在辛亥革命前后的思想和活动		
(1) 风林雪·····	方 兴	(75)
弘一法师对佛教律宗之研究·····	沈去疾	(83)
祆教与阿维斯陀语·····	龚方震	(93)
(6) 业集联·····		
《太平经》的“三统”神学和“太平”理想		
(41) 辞三辞·····	祝瑞开	(105)
对当前宗教现象的几点看法·····	肖志恬	(117)
——读《社会调查研究八题》而引起的联想		
素因内俗佛新味俗新天育影育中学香楚制		
日本的道教研究概况·····	陈耀庭	(125)
伊斯兰教在上海·····	金幼云	(134)
1860年前沙俄东正教会在华的活动		
(78) 辞天·····	张 绥	(143)
上海玉佛寺的佛教艺术简介·····	傅教石	(153)

谈谈宗教研究的重要性

在上海市宗教学会成立大会上的发言

冯 契

上海成立宗教学会这件事已经酝酿很久了，我没有参加什么工作，不过一直是在精神上表示支持的。现在学会终于成立了，这是一件大喜事。因为研究宗教确实十分重要。特别是在上海，早就应该成立这么一个学会。上海，宗教资料丰富，国际交往频繁，比起全国其他地方来，研究宗教更为必要。现在学会成立，我感到很高兴。下面谈点个人感想。

马克思主义者认为自己的世界观是唯物论的，但是，马克思主义者从来认为宗教现象是个很重要的社会现象和历史现象，需要进行科学的研究。这个领域，恩格斯作了些研究，也有其他一些马克思主义者作了些研究，但是总的来说，把宗教作为科学对象来进行研究，为建立马克思主义的宗教学来进行研究，只能说是刚刚开始。研究宗教这个社会现象确实非常重要。从世界范围来说，它的重要性是很清楚的，在许多国家里，宗教很盛行。就我国来说，这也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我到过几个地方，如厦门的南普陀寺，那里烧香拜佛的人非常多。好多地方有这种现象，值得研究。国际交往中，接待外宾，也常会谈到宗教问题，他们很关心上海这个地方的宗教信仰怎么样。我们社会中的许多青年，也在讨论这个问题。例如，有个青年要信教，我问他为什么？他说精神上可以得到安慰。还有个青年对我说，信教的人

有道德。说这种话的青年想自己成为一个有道德的人，这个愿望也并不错嘛！但他却想选择信教这条道路。所以，这个社会现象不是可以用简单的行政办法去解决的，而是需要很好地进行讨论和研究的。这是就现实来说。

从历史来说，当然就更加重要。搞历史研究的，无论哪个学科，一搞就碰到宗教的问题。我们搞中国哲学史，如果不研究道教和佛教的思想，有些问题简直没有办法去理解，中国哲学史就没有办法讲。如为什么会产生宋明理学？这就要研究佛学和道教哲学。佛教禅宗思想，在中国历史上起了非常大的作用。至于道教，唐朝的李筌，是搞《阴符经》注疏的，这是一个值得注意的哲学家。他讲什么“盗机”，“盗”是偷盗的“盗”，“机”是天机不可泄漏的“机”。他提出了“盗机”这个理论，就是说人应该去盗窃天地的“机”。他认为自然界彼此都是互相盗窃的，人要“盗”天地之“机”，可是那些虫，也要从人身上“盗机”，使你生病。他用这么一种理论来解释自然界的现象，意思是说，自然界是各种力量在互相矛盾、斗争着的，而人处在这么一个矛盾斗争中间，要去掌握客观规律，盗窃天地的变化之“机”。正是在这种理论指导下，道士要“盗”天地变化之“机”，使自己长命不老。那当然是迷信，但也因此去搞了些科学。所以，中国的道教和科学技术的关系是很密切的，这是因为有个哲学理论指导着。像这个“盗机”的理论就很值得研究。搞哲学史是这样，搞其它方面的史也是这样，都会涉及到宗教。搞中国科学技术史，刚才讲到了和道教关系很密切，象炼丹、医学等。搞艺术史，和宗教更为密切。大同云岗石窟，敦煌壁画都是佛教艺术。苏州东山紫金庵的十六个罗汉是宋代的彩塑，那是水平非常高的雕塑。在我们的艺术史上，音乐、雕塑、绘画等许多方面，都和宗教关系密切。你不研究宗教，就很难理解、领会这些东西。所以有好多边缘学科，如宗教音乐、

宗教美术、宗教雕塑，都需要研究。我知道五十年代曾有人去江苏常熟一带整理过道教音乐，后来不知整理得怎么样。总之，科学地研究宗教，涉及到的领域很广阔，历史的、现实的各个方面，要研究的课题很多。宗教本身需要研究，和宗教有关的边缘学科也需要研究。因此，在这个领域里是大有可为的。现在刚开了个头，建立了学会，我希望它能推动各个方面、各个学科都来研究和宗教有关的问题。

最后，谈一下学术研究的方针问题。我想，我们这个学会，比起社联的其他学会来，更需要坚决贯彻百家争鸣的方针。因为这个领域过去受“左”的破坏十分严重，直至今天还存在一些问题。同时，宗教这个领域很广阔，而过去对它的研究又很少。现在我们要进行探索，进行探讨，提出一些见解、一些看法来，是否一定就正确，这很难说。我们马克思主义者，当然应该力图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去研究宗教，要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去研究宗教，但是不要怕犯错误。如果有的同志在探索研究中，没有很好地把握住马克思主义这个武器，发表了一些不正确的意见，那也决不要打棍子。如果在一个新领域里作了认真的科学探索，即使有些错误，也应受到鼓励。有的人可能带宗教感情进行研究，他们能整理文献资料，那也是很好的。我们要培养学术上的民主作风。一个人讲出一个意见，谁也不能说，我这个意见就是百分之百的正确。马克思主义就是赞成通过不同意见的争论、通过自由的讨论来明辨是非的。真理是要通过讨论、辩论才能越辩越明，才能和错误划清界线。这是辩证法。辩证法原来的意义就是进行对话、论战、讨论，只有通过对话、讨论，经过逻辑的论证、实践的检验，才能使得真理和错误的界线越来越清楚，那也就能更好地坚持真理，改正错误。所以，在宗教学会里，我们要很好地贯彻百家争鸣的方针。党的政策

是明确的。只要爱国，只要走社会主义道路，大家有共同的目标，那么在学会里就要允许自由讨论。我们要充分发扬民主，加强团结，共同努力来研究宗教这个社会历史的现象，真正把宗教学这个学科从各方面加以发展。我们这个学会，前途是很远大的、很广阔的。我祝愿这个学会获得迅速的发展。

关于宗教研究的几点粗浅想法

在上海市宗教学会成立大会上的发言

郑建业

关于宗教研究，筹备组让我来谈几点个人的粗浅想法，不对的地方一定很多，诚恳希望大家指点。

一、宗教研究的必要性：对于宗教，有人喜欢，有人不喜欢，有人认为它有好有坏，有人认为它不好不坏。就这一点来看，大家可能意见各不相同。但是，无论如何，宗教是一件客观存在着的社会实际，并且对于人们的社会生活具有影响。以不同的眼光看待宗教，以不同的态度和方式对待宗教，就会产生各种不同的社会后果；有时甚至会产生严重后果。这在世界各国，以及在我国各个不同历史阶段中，都曾出现过各种不同的情况。怎样才能确定如何看待和对待是好的呢？唯一的办法只有对宗教进行深刻的科学研究。可以设想一下，如果不对某些经济现象和规律进行认真的深刻研究，可能直到现在还无法彻底摆脱盲目性而科学地解决许多十分复杂的经济问题。人口问题、法制问题等等莫不如此；宗教问题也同样。解放以来，我国在对待宗教问题上是有非常好的经验的。但中间也受到过一些“左”的干扰。十年内乱中更遭到了大挫折。既然出过大乱子，也就促使我们看到必须下大决心对宗教问题进行认真的科学研究了。

二、方法问题。毛主席说：“大家明白，不论做什么事，不懂得那件事的情形，它的性质，它和它以外的事情的关联，就不知

道那件事的规律,就不知道如何去做,就不能做好那件事。”(《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对于宗教问题这件事,我们想把它做好,想对待得更合理、更符合事物的客观规律,也就必须懂得它的情形、性质,以及它和它以外的事情的关联。不然,总是无法做好的。怎样才能把这些方面都搞清楚呢?当然也只有像毛主席所指出的那样:“应当从客观存在着的实际事物出发,从其中引出规律,作为我们行动的响导。”不能教条主义地只把兴趣放在脱离实际的空洞的‘理论’研究上,也不能经验主义地“不注意客观情况的研究,往往单凭热情,把感情当政策。”(《改造我们的学习》,重点是引者所加)认真的研究当然是要费力气的,只能像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第二版的《跋》中所说的那样:“研究必须充分地占有材料,分析它的各种发展形式,探寻这些形式的内在联系。只有这项工作完成以后,现实的运动才能适当地叙述出来。”(《马恩全集》23卷23页,重点是引者所加),同不前面所引毛主席的那段话是在讨论战争问题时说的。为此,他特别指出说:“我们应该研究一般战争的规律;也应该研究革命战争的规律;最后,我们还应该研究中国革命战争的规律。”(重点是引者所加)对于宗教问题也是一样:我们有必要研究一般宗教的规律;也有必要研究中国宗教问题的规律;还有必要研究解放以后的新中国里,也就是在实现了社会主义和人民自己掌握了政权的历史条件下的宗教问题。总的说来,我们不能满足于只从书本中去找一些现成的文句来作注释和空谈,而必须对各项有关的具体实际情况进行仔细考察。

三、主要课题:目前我国对宗教问题进行科学研究,虽然已得到各方面越来越大的重视,但也应该承认对这一门学科的研究,现在还处于草创阶段,因而还相当单薄。许多方面还存在着不少空白。我们需要努力展开探索的方面还相当多。下面想从

三个方面来对一些较重要的课题略谈几句：（1）宗教的一般情形、性质和同各方面的关联，（2）中国的宗教问题，（3）新中国的宗教问题。

（1）首先应该弄清楚宗教的一些最起码的情形。比如说，我们至少需要弄清楚：当我们说要对宗教进行研究时，我们究竟是说要对什么进行研究。我国有些论著，把承认有神的唯心主义哲学，甚至连神也没有，只不过有些神秘观念的思想体系，以及一些所谓“准宗教现象”（Sub-religious phenomena）都一概说成是宗教。这样来进行研究，当然同我们真正需要解决的现实宗教问题关系不大。我们最需要研究的对象，乃是作为历史现象和社会现象的宗教，它受到大量群众的信仰，对人们的生活具有重大影响；对它正确或不正确的评价，都将产生好的或不好的社会后果。显然不能随便凭猜想，或猎奇式的兴趣，把一些并非本学科研究对象的东西胡乱拉过来而迷乱了我们的主题。这就有必要把“宗教”究竟何所指的问题首先搞清楚。

宗教产生甚早，人们对宗教进行科学研究却是直到十九世纪六、七十年代才开始成熟起来的。故对宗教究竟应如何下定义，在近代宗教学中已成为一个独特的课题（这里尚不涉及宗教的本质及其起源等，仅指宗教之何所谓。）比较著名的定义已不下十余种；不那么被普遍接受的定义就更多了。这里且举两个主要的例子来对比一下。泰勒（E. B. Tylor）的定义是这样：宗教是“对精神体（超自然体）的信仰”泰勒是为了尽量把宗教史中，古今各地所有不同品种的宗教都包括进去，而求得一个共通的、最低限度的定义。这一定义，当然合理地把那些连个神灵也没有的所谓“宗教”，例如孔德的“人类宗教”、费尔巴哈的“爱的宗教”，以及从董仲舒到康有为、袁世凯所搞的所谓“孔教”都排除了。可是，它对宗教的基本属性还未说得透彻，因而仍旧无法排

除掉一些还不是宗教的事物,诸如法术、神话和有些承认有神的唯心主义哲学等。并且,它只涉及了内心的信仰,却遗漏了宗教信仰者对信仰对象的态度和行动。由于这样的定义不够完备,不少人便进一步提出了一些比较详细的定义。代表性较大的是弗雷策尔(J.G.Frazer)的定义。他说:宗教是“向人们所认为高过于人的权力作出讨好和求和;这种权力被信奉为主宰大自然和人类生活的。”

这样不同的定义,不论在对宗教史的研究上还是对当代宗教的现实社会作用的研究上,都会引出很不相同的结果。比如说,在研究宗教的起源中人们注意到,原始人对所面临的世界,除了消极的方面外,同时也并存着主动的行动和企图影响外在世界的方面。原始的法术同原始的宗教都是很盲目而迷信的。但是,原始法术是企图靠行使种种仪节(蹦跳、喊叫等)来制服对象;原始宗教则是企图靠行使类似的仪节来敬拜和求告对象。这两种观念和行动从表面上来看似乎没有很大区别,实际上却在根本性质上很不相同。从前者中,通过点金术和占星术等中间环节,后来竟萌发出一些古化学和古天文学的芽苗;从后者中所引出的则有各种教义和神学。宗教同承认有神的哲学也非常不同;前者对所信奉的神灵加以敬拜和求告,并由此而产生一定的社会效应,后者却并不如此;对两者加以区别,在对当代宗教的社会作用的研究中,就更加关系重大了。

从当代宗教学的各主要分支来略作一瞥,也可以看到对宗教问题进行研究,至少存在着哪些重大课题。

当代宗教学大体上可分作基础学科、应用学科和边缘学科三大方面。

基础学科从纵的方面来说,有宗教史学:包括宗教起源论、宗教演化论和宗教史等等。从横的方面来说,有宗教现象学:包

括神灵观念研究、崇拜观念和礼俗研究、宗教组织研究,以及宗教定义问题、宗教分类问题等。此外,在方法上,还有依据宗教史学和宗教现象学所得资料,在各专项之间进行对比研究的比较宗教学。

应用学科主要有:宗教与民族问题、宗教与国际关系、宗教政策研究,以及各教研究等;后者往往又可细分作各教的历史研究、教义研究、经籍研究、现状研究等。

边缘学科特别涉及到宗教与其他各方面的关联。它又大体可分作:经验学科、规范学科、工具学科、艺术学科几种。经验学科:宗教社会学、宗教人类学、宗教民俗学、宗教心理学等。规范学科有:宗教哲学、宗教伦理学、宗教法学等。工具学科有:宗教古语学、宗教考古学、宗教典籍学、宗教社会调查等。艺术学科有宗教文学、宗教音乐、宗教美术等。

当然、无论谁都不可能,也无必要把所有这些方面都一概研究个透彻。这里提到它们,只是为了表明,我们面前明明摆着这么多实实在在的课题,并非毫无事情好做,总不该耗费大量宝贵时间到清谈上面去;总不该老是不对实际存在着的这么多重大的课题进行切实的研究,却一味无休止的争论几段本本中的文句。

(2) 除了一般的宗教外,我们还应该特别花力气对我国的(尤其是汉族的)宗教问题进行研究。只要认真对中国的宗教问题研究一下,就能比较容易看到,确实就如毛主席谈到战争的问题一样,不能把别的国家在别的历史情况下行得通的东西硬搬到中国的问题上去。这里只举一个例子来谈几句:

在我国汉族的历史中,农民、平民进行的反封建斗争,不是象恩格斯在《德国农民战争》中所描写的欧洲情况那样。恩格斯指出:在当时的欧洲“针对封建制度发出的一切攻击必然首先就